

研

史言類



00021

呂子評語正編卷八

論語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子謂南容節

此相南容之德器。非相其福澤祿位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兩問煞緊要。不是討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

只一器字中。褒抑都到。

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半人煞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或人所見仁字甚淺。不知其仁仁字。是夫子意中仁字。

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一

正編

佞字正是。不仁。若在或人口中說仁字入微。則不佞二字。或人

自下不得矣。若說佞字是不好字。則仁字又下不得矣。妙在或

人口中。將兩字都成無知錯謬之論。下面辨折方透。首句焉用

佞。是泛講。直指以教或人。禦人二句。乃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

知二句。方為伸弓分辦。不知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末句

焉用佞。却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

不佞。正可為仁之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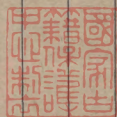
子使漆雕開仕章

楊以任又仕者。天下之所托命也。聖賢急焉而不可以不慎。評謂

仕為天下所托命。便粗淺。不離天下。却不關天下。急與慎合看

又妙。

仕原是性分內事。人自看壞耳。



羅萬藻文仕學之途。惟聖人能一之。評賢人亦未嘗不一。但有淺深大小不同耳。若不一。則學非其學矣。

使原當可。說出意外。

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深意。到開未信一句。直能進取其大。追到聖人向上處。出於夫子意外。故說。人要在使仕一句中。將下兩層都罩入。做箇蓋乾坤句看。是探竿影草。又是據地獅子。又是金剛王寶劍。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只爲熟於禪。便看得聖人也蹉跎。却不道聖人高於禪處。正無此鉗鎚作用是。

未能信。不是虛言鶻突語。只一斯字。可知漆雕開心日間實有所指。此所謂進取也。

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所謂篤志不安於小成也。

呂子詩語卷八

論語

二

正編

曾點漆雕開身分。只在當下自不凡。

見之大志之篤。進之不已。不論已至未至。不論究竟如何。具此數義。方見全理。止拈一節。便不得聖賢相契之故。懸空參解。卽墮禪魔。著相仕字。又落俗眼。非真能體會人。必不能使高脫與切實並至。

此題最是得程子見大意三字爲難耳。然今日持此論。門風太峻矣。看此理二字。不知何物。不是教外別傳。便作宦途秘訣。不則索性拋荒吾斯句。一味亂道。求其依傍。篤志意靠實地說。已不多得。

金聲文聖門之士。皆聖人所熟鑑也。然亦有非常之想。忽出聖人

意料之外者。其才可。知其志不可測。評只此已解。與點亦復如是。現在未來。初機後箭。皆有著落。文想開所謂仕。必非夫子所

謂仕云云。解釋使說相關。與漆雕足目分兩。及未信境界空濶。直道得洞然無疑。爭奈一個斯字。疑團如栲栳。種種皆沒交涉。硬差排箇仕字爲靠實。不道此去倒廁三十年在。

人每苦說字難下註脚。皆因斯字不確。未信處無巴鼻也。程子謂見大意。朱子謂篤志。一是橫處說。一是豎處說。上蔡不安於小成。只是兩箇反面耳。饒氏分作三樣看。拙矣。

徐爲儀。艾千子謂說開。非說其不仕也。乃說其可以仕。不負所使耳。最得始之使。以其可仕也。自見不足。正精進處。益見其可仕。故說不然。不幾與前使之意相矛盾乎。說從記者摹出。意不可盡知。謂見大意。謂不安小成。要不如註篤志二字。照求信意爲切。而兩意自可包。又謂吾斯未信。此實就政事推行處。自反實際。非虛講光景也。時文槩將其斯逝者如斯等斯字。東塗西抹。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三

正編

談空說謊。殊可厭恨。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出於聖意之外者。故說之。何妨矛盾。亦原不是矛盾也。若仍要講說其可仕。却小看了未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看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但恐人誤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著實。卽所謂進取也。若止就政事推行處講。并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矣。時文謬指斯字。渠自著魔。妄見。豈可因噎而廢食。此卽所謂高者流於空虛。卑者入於功利。其不知此理一也。看千子此論。知其胸中已按捺一箇仕字不下在。

如千子之說。信只信得可仕。說亦只說其可仕。開自信不及。正夫子之信開。都脫却斯字。講信字。極其至。只爲漢唐以下人物作。

分疏毫不涉聖賢分內。

金聲文震世之業苟有天人時勢以就之何必其才有餘亦多有以嘗試獲成者究其實地未免小人僥倖也評漢唐以來只是這一班人多故起人妄想越無人物也。

田方來文目註人苦科目資格限人進取韓富歐范皆由制科不聞人才復有踰此徐晞況鍾皆自吏員累績才人如水貯器孟圓則圓孟方則方何有鄙夷散官立期作相如陳公甫吳康齋者評若謂大小惟所使無不可者其惟聖人能之在聖人亦有度道不可行而止者未可以是責陳吳也但欲行伊尹之不顧天下孟子之不見諸侯先須有堯舜周孔之道而後可今讀陳吳之書溺邪非聖惑誤後生所學陋妄而高自位置目無君上直謂之悖罔不道耳。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四

正編

附此章文

賢者進取其大於聖心更有當矣夫子之使開非於開見小也而開之自見爲更真則其所見爲更大矣安得不欣然有當於聖心也哉今夫仕也者性分之事也而後世且以爲功名之途故三代以下無治功卽無學術也雖一二賢知之士各出其所長非不足以與世相補救而意盡於無餘斯業終於有定君子不謂其功名之有所歉焉性分之中實有其瀰淪而難盡者矣聖人之門無求仕之學無不仕之學或出或處皆俟聖人之論定而授之其仕也量盡於仕者也其未仕也量亦盡於未仕者也
有漆雕開者其可仕者與其未可仕者與吾不得而知也而夫子則知之深驗之久施之當其時謂開也可以出而仕矣自子使之而後知開之果可以仕者也而開故歛然退夷然遠也對

曰吾斯之未能信。嗚呼。此豈猶人之見也哉。天地民物之大。謂與吾身無與者。此其人先不能自見其身者也。俯視吾身。與天地民物。尚未得其親切之故。則其本原有疑焉者矣。古之人。以田間處之。而不損其所本無。以天子投之。而不益其所固有。誰則能大定如是也。亦求信乎本原而已爾。禮樂刑政之微。謂皆吾心可略者。此其人先不能自治其心者也。內省吾心。與禮樂政刑。猶多得其闕失之端。則其細微有蔽焉者矣。古之人。一夫之不獲。而具曰予辜。一物之未格。而具曰予疚。誰則能精詳如是也。亦求信乎細微而已爾。夫信之分量不同矣。聖人信之而爲聖。賢者信之而爲賢。信之各有其滿志也。而第得一未信之意。則已爲賢之所不可域。而聖之所不能加。抑未信之境。詣不同矣。聖人未信其爲聖。賢者祇未信其爲賢。未信之自有其殊塗也。而忽見一斯爲未信之處。則已爲賢之所不能公。而聖之所不可私。以是知其見者大也。功業之卑也。其力非不足。而明囿於其先規。模因之以不遠矣。開非實見其大。其所謂斯者何得也。其所謂未信者又何分也。夫吾人亦最難得此曠然之識耳。此豈較淺深於疇昔者哉。以是知其志之篤也。治效之虛也。其智非不達。而器限於其外。氣象因之以不化矣。開非所志之篤。其所謂斯者何指也。其所謂未信者又何據也。夫吾人亦最難得此毅然之氣耳。此豈計成否於異時者哉。是意也。夫子嘗以微觀及門。而無或喻者也。一旦得之於開。雖欲不說。烏得而不說。自開言之。而後知開之果未可以仕者也。自子說之。而後知開之未可以仕。而果可以仕者也。其使也。不病乎其未信也。其未信也。不病乎其說也。其說也。不病乎其使也。此後世以爲

功名而聖賢以爲性分之事也。

子曰道不行章

子路原不是大呆子。卻因聖人神化莫測。信之過篤耳。然好勇無取裁處便在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韓文吾儒亦豈能以無本之學。出而爲用於天下。然而淺深離合之際。則遂爲千古之分途。三代而後。誰復論及此耶。然必不可不論三子地位儘好。只是仁字難言耳。

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非金溪黑腰子也。

仁却又不在事。見得到此。方許汝具一隻眼。

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所謂見大意也。

仁字無不并包。然三子之事功。而夫子不知其仁。此何說也可參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六

正編

之。

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未盡。纔著一點私意。則事功皆虛妄矣。一間未達。雖顏子難之。何況其餘。

此章論三子。與論令尹子文陳文子。不實斷其於仁如何。而曰未知不知者。何也。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亦不可知。或人欲發起。天理漸滅。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槩難說。至於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鐵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爲宰。自爲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與仁字總沒交涉也。

三子展步。卽在其中。然非此章正旨也。

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

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則自有三子地位。在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准當三代。亦是此意。顏子三月不違仁。令尹子文却未知焉得仁。正欲做箇題目。使學者入思議始得。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箇仁字。時文每以仁才並講。或反重才一邊。皆謬也。聖門重求仁。記者意亦主此。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八面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義。只可使二字自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首節

夫子每提回賜並說。煞有深意。

看聖人好與賜語上。可知聖道非知得盡。畢竟做不到。故知字最重。

呂子評語卷人

論語

七

正編

孰愈一問。是探竿影草。不是閒評較。見聖人造就子貢用處。心切對曰。賜也何敢望回節。

聖門以聞知爲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卽以聞論卽以知論。皆坐不明書理。只要用字圓活之弊。不覺隱然有箇西來大意。在吞吐間。此便是禪學沁入人心已久處。

問某甲過在某處。曰。在無十無二處。在并無一處。在并無知無聞處。

子曰弗如也節

自見不如。與人定不如。迥別。夫子所與。正在自見耳。非斷決其弗如也。句。不是活。不是奪。不是回機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如也。

弗如也句。不是活。不是奪。不是回機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如也。

盡。下句纔有轉身之妙。若但從上文引逗作隨波逐流看。却不見金剛王劍作用。

此二句純是聖人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却須向子貢境界火候中。勘驗弊病分明。方見聖人四路把截。逼拶到離鈎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自知自屈。只在當下勘驗。

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策。如與點悅開商。賜言詩之類皆是。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弗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

附此章文

與方人者方人。就其所自知者進之也。夫子貢喜方人。而令之自方。獨不敢當顏子。斯其自知審矣。知之審。則自治將不暇。故夫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八

正編

子亟進之。且學道而必捐聰明。去知識。此異學之所以爲教。而聖人不然。聖人之道大而實。非聰明知識之至。則其於大也必有所歉。而本原之際無由窺。於其實也必有所遺。而散殊之分無由盡。故聖人甚樂得夫聰明知識之材。而惟恐其聰明知識之不至。則爲之取其已至者。以震其所未至。卽其未至者。而勉其所必至。正所以教聰明。教知識也。聖門諸賢。首稱顏子。其同科而相近者。不乏人。而夫子每與子貢相衡量焉。豈抑回以進賜也哉。蓋實以愈賜者。止有一回。而可以如回者。止有一賜。而他人所不得而望焉者。其知類也。其知類。而其所以知者。不類。所以知者。不類。則其所知亦終不類也。何則。知之量無涯。入其中而取少取多。各有其自足之處。知之分有定明。其故而在彼。在此。反生其自安之情。此皆足爲知累者也。而莫先於去其所

自足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微子言吾固知回之愈賜也
微子言賜亦固知夫回之愈賜也子則以爲此非真回此非真
賜也子貢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微賜言子固知賜之不敢望也
微賜言吾亦固知賜之不敢望也子貢則以爲自有真回自有
真賜也回有回之聞焉回有回之聞焉聞非加深也而體常湛
於默識斯出之也若何思何思者思之盡也借聞爲之引其端
而知輒竟其委雖得意忘言得言忘象似於一之中無復推詳
而已曲盡夫擬議變化之故則聞一以知十矣賜有賜之聞焉
賜有賜之知焉聞非加深也而用素熟於億中斯入之也有獨
得獨得者得之少也恃聞爲之開其往而知卽逆其來雖緣感
爲應應復爲感似於一之外頗多旁達而終不離乎將迎對待
之間則聞一以知二矣若是者回果有真回矣賜果有真賜矣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九

正編

回未必真回賜已得真賜矣所謂愈者信不可愈而望者信不
敢望矣弗如矣而子則曰未也微賜言吾固知其弗如也分之
有定者受之不可不順使回舍其靜悟而從事於推測之途回
有所不必而未嘗無得於回使賜舍其思維而從事於自然之
域則賜有所不能而先已大失其賜矣賜之能順受其分也吾
與其順受者也量之無涯者求之不可不深使回竇其明廢而
不必圖格致之功則理不虛集回亦有弗如之賜使賜養其探
索而亦不必希神奇之詣則識有漸臻賜亦無終弗如之回矣
賜之能深求其故也吾與其深求者也此又夫子所以去其自
安之情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剛者兼質與學說

或或人問剛而夫子答之。便要講如何爲剛之體。如何爲剛之用。夫子未見剛者之歎。乃人才盛衰之感也。申根之對。或人絕未夢見故隨其言而折之。此與管仲之器小章同解。下半截只須實講根有欲故不得爲剛。至於剛之如何如何。仍不須說也。愆之不得爲剛。就根而言。剛中之一義也。夫子所歎之剛剛之全義也。卽無愆未可以盡剛也。此理看得精甚。

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根。亦必根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愆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欲。或人豈冒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卽爲愆。亦此意也。愆之非剛。是就根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盡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界限已自分明耳。

呂子評語卷人

論語

正編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二句之爲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知其爲仁而故矜之也。註中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意耳。

子貢理本無差。但其語氣太自然容易處。便是仁者之事。惟其不知爲仁。便見他不會下手實體來。故夫子抑之。

本是恕却說入仁字。正見子貢不會親切用功來。於言語中自然流露。

子貢語近自然。可見他工夫欠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非爾所及是斷詞。不是疑詞。至期勉他及。又是言外意思。

非爾所及。本是抑語。

仁怨具此章鐵板不易之解。但在兩邊口氣中呼唱不得。以其理

則如是而本文原非論仁恕也。或欲并此二字脫離。則又異說。毀註之過。

仁恕之義。發於程子。朱子以勿字無字發明。更無遺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夫子之文章。是子貢一生家當。到此得聞性與天道之妙。乃爲此言。

文章可聞處。煞有工夫。

可聞正復不易。子貢平生工夫都到。

不可得聞。是已聞而知其不可得聞。可知有多少工夫。

不可得聞。正是聞後無盡語。

不可得聞。有不言而不可得聞者。有言之而仍不可得聞者。

聞者方知其難。自以爲聞者必非聞。

昌子評語卷八

論語

十一

正編

文章不是容易聞。然尚可得聞。性天不是全不言。只是不可得聞。可聞非容易。不可得聞非教外別傳。

陳際泰文。非謂性不明。人無以爲生也。而特於道爲至尊。亦非謂

天道不明。人無以爲立也。而特於道爲尤會。性不明。則生有

所不盡。天道不明。則所以立者。猶非其至。二者於人最切。但急

不易明耳。豈僅爲其尊耶。若然。則亦可聞。可不必聞者耶。

教不躡等。專解不可得聞句。謂聖人非其人。非其候。不輕與言。故

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也。啟禎時文都混入

宗門了悟去。

既曰言性與天道。如何又不可得聞。因有謂至言不作言會。真聞

不以聞聞。一派狐禪。得而混入矣。說者以教不躡等正之。解者

又誤執聖人秘不肯言。又似有所隱者。此又程子所謂扶醉漢

也。卽如一貫之言。夫子呼參而言。門人未嘗不聞也。及曾子唯而門人問。則曾子得聞。而門人不可言得聞也。聖人豈隱門人而私示曾子哉。第此言夫子原爲曾子而發。此所謂教不躡等也。曾子能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躡等之故。原在學者自己之得聞與否也。

文章性道本是一串事。但人之火候有淺深。故聖人之教有次第。若將文章看得太粗。性道看得太玄。則兩件都不是也。又說性道自無容言。聖人有顯有隱。則兩件之聞不聞。都是聖人權術所致也。橫豎說來都錯。

有聞有不聞。便是教不躡等。然其可得不可得之故。自在學人。此卻是所以教不躡等之故。聖人初無機權作用於其間。只是因物付物。自有陶冶變化之妙。則又教不躡等之神也。須知教不躡等。不是聖人有甚印板齋規功課。只爲時雨化之者難得。然直至不屑教誨。而聖人全副精神原在。後人看得教不躡等四字。呆淺卽之離之。都無意味。總屬心粗。不去理會。所以然耳。

說來止得教不躡等一句。不道四字中有多少人頭。不齊在。有多少火候。不同在。由文章到性天。有多少工夫。層級在此。所謂等也。纔說箇等字。便不止是兩種門品。兩法接機。兩節脩爲矣。子貢只提箇上下大關耳。又須知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天界上少。

文章卽性道。固是油口禪。若謂文章性道截然不相關。又是瞌睡漢。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文章性道。可知是一線事。只是火候不同耳。得聞文章。然後可言性道。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未必人人得聞也。有不知有文章者。有止於文章

者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此中節次等第。正自不一。勘透此理。則夫子之教旨。子貢之見處。兩邊淺深前後都到。下半節道理。已無所不徹矣。

此章是從學人悟後。見得教者用處。老婆心切。

教不躡等是題理。悟得教不躡等處是題神。延平先生謂聖門日用觀感變化人。多自有融釋脫落處。非論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故呆詮不躡等。猶是塔中人語。正須得子貢融釋脫落之妙。

羅文止文末段謂可聞不可聞。亦據子貢當下見得如此。終不能定聖人之淺深。此意更覺舉頭天外。

看得世間有文章之學。有性天之學。他人偏主。而孔子能全之。此似是而非也。世間之文章。非夫子之文章。其性天亦非夫子之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十三

上編

言性與天道。猶之說朱子道問學。象山尊德性。象山之所尊。原非德性。而朱子之道問學。原是尊德性。朱子未嘗闕一邊。象山未嘗有一件。是也。

不會聞得文章。性天定落魔外。不到聞性與天道。連文章也不是。極至。朱子德性問學之言。是自謙以勉學者。後來竟摘此作公案。橫分朱陸宗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如何分得。朱子原未嘗離德性。而只道問學。若陸子靜之所尊。只尊他之所謂德性耳。原未嘗尊得德性也。

勤於效法。而失精微之意。高談性命。而乏經緯之端。其

於文章性道。槩未有聞也。後世論學。亦只此二弊。惟程朱之

教。兩邊不漏耳。

後世講學。只揀無言無隱與點諸章。正是求深得淺。

子路有聞章

此章是記者貌簡活的子路神氣如對十二字。只形容得勇行二字耳。

只寫子路勇行耳。不寫其多聞也。

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間自然有趕不完來不迭時候。皆是子路視爲未能行時候。

未行正是行時。未能亦正在能中見得。

惟恐有聞。只是未之能行中。猛着鞭耳。非真恐後聞也。

只重行。恐聞所以狀其行之急耳。

只是形容子路勇行到極處。惟恐有聞。正畫出他行前所聞之急耳。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古

正編

此是記者造出境界。寫生妙法。非子路實事也。

都是記者空中設撰形容。非子路實事也。人但向惟恐二字著想。則未之能行句。先坐煞實事。已死記者句下矣。子路實不曾有未能行時。卽在有聞中事。勢次第處。便覺得未能行。正見他一聞卽行。一種火忙火急之象。如在目前。其妙只在通節活看。但就一霎間。摹畫出全體精神。原說全體。不說一霎也。故必須從前際後際無間際。摹畫出來。仍要還他一霎間事。方是十相具足。

此爲子路寫生耳。若寫急勢。有一痕未盡。子路精神不活現。便不是記者描畫真身妙法。然子路弊病亦在此。看聖人答問。斯行章如何。時文只曉得贊。不曉得記者言外微意。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文字實不足以當文。卽所稱學問亦非能君子學問之道。特此二者亦人所難能。故節取以當勤學好問之例耳。

子謂子產章

子產未能盡是君子之道。故曰有四。卽子產之恭敬惠義。未卽能君子體用全備之恭敬惠義也。

行已事上養民使民。是子產平生行實恭敬惠義。是君子之道。玩四其字語脉。則上四字直指子產到恭敬惠義字。纔合君子說古人謂諸葛孔明有儒者氣象。以其本領好也。今人看孔明。只是一箇大有才具人。而孔明自言。則曰先帝知臣謹慎。又曰南陽有八百桑。此孔明本領也。惟夫子之論子產亦然。恭敬惠義。方是子產真面目。若徒作學問事功泛論。則春秋列國名卿皆用得著。終是通套禮物耳。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五

正編

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一邊。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看透此意。方切子產平生。

子曰晏平仲章

善與人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著其善交之道也。顧麟士謂惟善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反爲善交贊語矣。其意以善交中有圓通作用。而久敬落宋人理路也。謬說如此。亦可笑矣。余每見人稱揚顧說書合傳註。甚不然之。

陳子華評語

晏子叔向皆以公室舊臣。立於羣貴之側。而皆能

自免。然爲叔向易。爲晏子難。以晉之諸卿。猶有賢者間之。不若齊之甚也。故特表著之。帖切晏子所交發論。應有此特解。然題云善與人交。文却云善與惡人交矣。要之一箇人字中。君子

小人庸衆都在。惟敬則無所不宜。晏子所以處崔慶陳鮑亦在其中耳。今若專就奸惡說。則其爲敬也。純是機權作用。而君子敬以善交之正義反隱。不可不知其立說之有病也。

金聲文君子於朋友。當事勢之變。道亦有時不能不窮。而全始全終。何遂無術。道豈有窮時。道窮而用術。固知其所謂術決非道矣。**文**平仲所居則功利夸詐之國。而卒莫之忤也。所立則奸雄危疑之地。而卒莫之嫌也。**評**善卽指久而敬也。他却以莫忤莫嫌爲善。自然以敬爲術矣。**艾千子**敬字只作淺淺看。色貌俱見。更無餘憾矣。久字再須鏤刻一番。乃佳。**評**敬字兼內外。然其本在內。故曰敬以直內。聖人從無兩箇敬字。今將敬字在作用上看。爲周旋世故之具。此看壞了敬字也。善正善其敬。非善其久交。善其久而敬。非善其因敬而得久。今將善字在籠絡上看。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二

二編

與敬字分作兩層。反以敬爲善之外飾。機宜。此看壞了善字也。久字粘定敬字說。不粘交字。并不粘善字。敬未是難。久而敬乃見其難。所以爲善敬字。須從久字做出。今贊其敬字無餘憾。而惜其久字不著精神。是離久而言敬。敬字固不無餘憾。卽久字另鏤刻一番。亦止添得一層機深堅忍作用耳。此看壞了久字也。論文之難如此。

郝京山魯昭公二十年。晏嬰適魯。見孔子。後數年。孔子適齊。景公

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子阻之。孔子與平仲交已十餘年。而分誼落落如此。在他人責望當若何。夫子顧稱其善交。其寬於處友如此。而平仲所短自見。**評**京山云云。徒見其胸中一團私心。故議論乖鄙。直不足置辨。張爾公辨其論未確。遂並欲洗釋。晏子無沮封事。此又可笑。然則謂孔文子敏學好問。將不信有孔

姑瀆倫之事耶。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因文仲有知名。夫子卽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譏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爾。越委婉。越森嚴。俗筆竟斷其不知。失其意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首節

三仕爲令。尹四句。是文子盡自己分上。見其志私忘家。舊令尹二句。是他爲君民分上。見其公爾國爾。合來完成箇忠字。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曰子聞之。則魯人之稱頌以爲美談可知。然足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一七

正編

再斯可矣。只說思之道。不是議論文子。

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劍自別。

艾子子只說斯可。不甚貶駁三思。評只論思之理。不甚貶駁文子。可也。以其意不重文子也。說再斯可。卽是說三思之不可。而謂不貶駁三思。則其謬也。直誣咩聖人矣。而可乎。

曰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夫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評家乃併謂夫子未嘗明譏三思之不可。則將文子之三思。夫子之再思。可以並行而兩是耶。此種議論。最誤後學。不可不辨。

子曰甯武子章

只論心迹。不及事功。方是武子之愚。

愚字。只與乖巧字對。從來萬死一生之事。世之打乖者。便不肯爲。二氏之學。講到極精處。亦只是此理。此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成公之終復。特幸而濟耳。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賭也。亦武侯之愚也。故小人喻於利。皆智也。君子喻於義。皆愚也。以此思愚。愚可知矣。

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爲者。非大智若愚之愚也。卽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爲不可及也。卽使當日功不能成也。須還他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而又能濟君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人錯看愚字。都作其知不可及矣。

錯看愚字。不中題解。猶小事。使人遂看得武子是吳閩人所云詐呆子。將謂權術作用之妙。又在忠貞之上。則大亂道矣。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大

正編

愚字從旁人比較而見。武子固不自命爲愚。亦非武子正面全身斷語也。只在智巧者一對照。便見其愚。卽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若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卽是功利仁角。此吳下人之所謂詐呆。非武子之愚也。要使衛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於難。其愚豈可及耶。

徐敬業之死。綱目予討賊之義。不得以螳臂當車爲誚也。

人多於愚中講作用狡獪。乃深也。黠也。非愚也。然武子之愚。却不是真頑懦闇之愚。亦不是迂疎窒滯之愚。須知其用自在。

註云。知巧之士。所不肯爲。武子不可及。只在這肯字。

甲乙間。失足諸公。只被一箇乖字害事。

論到極處。豈惟避難降臣。自以爲知巧。而不知其身爲狗彘。卽死難中。亦有知愚之不同。亦惟愚者爲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章

唐順之又蓋道非有志者不能進也。云云。評今不是無人。只是無志。不是無志。只不見大意。志不篤耳。狂士之成章。兼內外說。方見斐然全相。

斐然成章。兼曾用工夫來。

裁之。是就狂簡之章以爲裁。

子曰伯夷叔齊章

陳際泰又夷齊以體繩物。而纖芥撓焉。乃所以形自性之本。夷齊以化齊性而舊惡忘焉。亦所以居物情之安。評如此則有兩般矣。體用分矣。須知清之中本如此。所以爲聖之清。

喻人之清。便有絕物自爲之私。看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是。無一可容。而其爲不是者。亘古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聖人胸次。邊問聖之清。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於處人情處。獨寬和。這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正大。特夷齊於是非較分明。不可犯濇。此爲聖之清耳。當下一清字時。不念舊惡已具。非於清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

金聲又以商受之賈盈也。亦既避之矣。及其瀆於危亡。又爲之叩馬焉。斯之爲不念也。評不念舊惡者。指一人之私。受之惡。天下之公。非夷齊之所得而不念也。叩馬亦不爲受。爲天下古今君臣之義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章

斷在前。案在後。案後著斷語不得。

此辨直。非誅微生也。

顏淵季路侍章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充 正編

朱子云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而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孔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遮裏火候氣象自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聖賢所志不離一箇仁字但其分量不同故其氣象自別。子路較粗淺顏子較有痕迹故朱子謂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純熟展拓可到孔子地位。此中分寸鑿然不是輕易掂斤播兩。

子路曰願車馬二節

看圈外程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大小要皆在與人及物之仁上看。謂子路亞於浴沂顏子大而有意須與體會著他是甚樣氣象。若將子路止說做貧俠意氣顏子止得箇謙虛長厚胸襟真觀面千里矣。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字。一部史記沾沾於任俠貨殖講好義作用而不知其皆私欲也。一本老子沾沾於仁義道德講無爲不犯手而不知其皆自私自利之極也。明此方於聖賢用處不錯會。

若只在貧富上評品看得子路僅僅賢於富而輕財者則凡貧而慷慨者皆可與子路分座矣。

伐施看得粗淺便不是顏子景致善勞說得空虛更不是顏子工夫於兩無字看出顏子克己之功作用力字不作自然字正見求善求勞其志甚深較老安友信少懷但略小樣耳。體會親切方是亞聖分上事學者心上事。

顏子所願無者伐與施耳。若云不存善勞卽二民之秘藏耳。或曰

此正巧於講無伐施意。曰：正爲巧處有病在。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節。

天地缺陷，正賴聖人補救。三句是聖人痛切心事。

歸有光文：聖人者無爲者也，有心焉而已。聖人在位而神化行。

曰：無爲若夫子言志，正自有爲，不僅有心已也。

安信懷中，體用畢具。

看聖人三語渾純一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平實，未嘗有自然付物意思，而由其言窺之，則天地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謂聖人之言也。若硬裝大帽子，便失之于里。

三句要道理大，不要言語大。卽道理亦要隱然想其大，不要侈然表襮其大。纔有一點恢張妝扮要他大之意，其道理已不大矣。須知是夫子家常語句，不覺流露天地氣象。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三

正編

崇禎間墨卷下者墮坑落塹，上者不過張大出王者經濟來。此似高而實卑也。聖人所爲如化工付物，豈待設施哉？與點一節，便是堯舜氣象，但用處有盡與不盡，要其本分不損毫末也。

聖人不得志，堯舜氣象自在。

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子曰：十室之邑，章

不如語氣，純是一片誘掖勉勵深情。一經俗手臨撫，便似聖人絕世自贊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八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九

論語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仲弓問子桑伯子節

蘇秦夫雍可使居南面者以其簡耳而顧以伯子當之

節中安得便有簡字意仲弓安得便有他心通法知夫子之許

可因簡而以伯子當之哉此正秀才粘皮帶骨不通處

首節先主簡字不妥看可也簡三字夫子就其問而節取之詞未

嘗以簡而取伯子也使仲弓別問一人夫子亦以簡論取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節

仲弓一問夫子一答仲弓又一辨此間煞有意理

此辨簡之源流以防滲漏非舉敬與簡對論也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正編

敬爲學術事功之本

居敬之簡不是省事得其大小輕重先後之序耳

居敬有居敬之義行簡有行簡之義

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理本一串雖然如是語太高太直捷恐學

者依之有病故朱子列之圈外而本節註中用如是而行簡頓

出而字一折謂天下原有能敬而未能行簡一流人也此處人

多混過

居敬則所行自簡程子之說最高然語太直截故朱子註中補完

而字一轉始無墮義

須知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兩行簡字同而事理景象自別

人只說得所居不同便是顛預過去

金聲方其穆然不動之地一念萬幾真若有紛隕不遑者焉故

紛墮定也。居敬說來不的。他看得敬字恁勞攘危苦。所以要打破敬字。結繩亦日遠矣。孰能勉而效之哉。畢竟看得他是第一位。盛王攬御世之權。則臨淵集木之懷。但隱隱可以自知而決不示諸形迹。使萬物遂得以觀其淺深。敬不可見耳。豈不示以愚天下哉。也只是看敬不濟。此種見解。都是二氏之害。惟敬以運其先云云。敬不僅先。終始皆是。○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卽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此於敬字不的。連行簡都說不著。緣他於敬字一向厭薄。不曾見真面目來。

子曰雍之言然節

然字與上可字相照。然字中有兩重公案。要見仲弓未喻可字一。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二

正編

層。所言之理默契一層。一以印證仲弓。一以完語句滲漏。

第二節註云。以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是辨伯子之簡。正勘驗自己。則然其言。仍是證明其可使也。故朱子謂亦見可使南面之基。須見聖人語意前後交通處。

要見得此句是夫子意思。不涉仲弓事。

子華使於齊章

揚以任文請粟辭粟。爲友良也。爲吏廉也。聖人豈傷其意。云云。評聖人明斥其非。此却做就他推廣意。豈不誣聖言乎。滿肚皮奈何不下這一部史記憤懣肝腸。看得一班俠客畸人。爲世間絕頂人物。不難將孔夫子說話。當假道學常談。看此種趨識。誤學人不小。

須見聖人看道理之活。處事體之精。使二子不覺爽然自失之意。

王世顯又自世之衰也。天下爭以粟爲重輕矣。以粟爲重輕。知有粟而已。違恤其他。士人取與之義。廉恥之心。被司馬子長教壞盡。今日幕賓遊客。誰不以遊俠自命。貧士責望於友朋。熱客干求於津要。得志則侯門之鷹。失意卽喪家之狗。讀知有粟而已。違恤其他。亦當怛然汗下乎。

首節

金聲又。冉子必周於此。此世俗之善事。而非仁人君子之所難行也。**論**不論難不難。止論當不當耳。若以難行爲事。將可不行者而亦行之耶。**又**子華非不敢自請者也。冉子胡不思焉。**論**子華雖欲請。不敢自言。亦禮也。况只論夫子用財之義。不重子華。

子曰毋節

只一毋字。已說盡不當辭祿之義。下句又曲爲廉者設法也。本句呂子評語卷九。論語 三 正編

意重。下句意輕。本句直。下句曲。本句是身。下句是尾。本句是止論。下句是轉語。一字爲句。須畫斷看。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章

俗講謂聖人必無稱其子而罵其父之理。故宜以混略之。此皆村俗世情鄙見。聖人引喻論人。有何忌諱周旋。以牛爲罵。亦後世習俗。當時用牛爲名號者多。如唐宋人稱龜字。直至近年爲惡名耳。驛角與犁。毛色之美惡。豈卽罵耶。喻其寔耳。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違字只略斷一斷。

顏子亦正有違。故云三月。三月雖違。亦只少斷耳。

顏子未達一間處在此。

心齋坐忘。故是老莊家言。今人多引爲實証矣。

夫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豈以久暫較哉不較久暫何用下三月日月字又計回之於仁已得之天機坐忘之表則豈必其時之久而後足以見回只二氏有此契勘聖賢實從離合久暫處體驗來不違與至便有別三月與日月正有別不特三月與日月久暫不同即不違與至其爲主客亦不同不違與至皆有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其中有同原處有天懸地隔處

附此章文

有大賢之仁有羣賢之仁異之於其心也夫仁一而已而心之不違與至則有異三月與日月則有異夫子分論之正所以深勵之歟且自人有心而仁之理已存乎其中矣顧仁存乎心之中而心時出於仁之外仁已立乎心之外而心反求入乎仁之中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四

正編

於是乎離合之端見而往來之勢分主客之形成而久暫之分定仁之爲仁亦爲之去畱深淺於其間夫仁則豈可有去畱深淺於其間者哉吾嘗以此靜驗及門而各見其故殆無以過回人心未有不與仁爲一者私入而爲之二也私烏能遽入哉此必有授之以隙者而後彼得而乘其間方其隙也我能覺焉卽合爾及問焉則反與私爲一矣雖欲力返其故而終以私爲歸藏之地故不患夫私之必入而患心之與仁無親切之意也人心未有不以仁爲主者已勝而爲之敵也已烏能遽勝哉此必有示之以離者而後彼得而攻其弱方其離也我能操焉卽存爾及弱焉則反以已爲主矣雖欲自還其初而終與已有憑依之勢故不慮夫已之能勝而慮心之於仁無純固之守也回也何如乎回無異仁也而其心異回亦無異心也而其心之於仁

異夫人事深者。天機日淺。回又非離人事以爲治也。日用飲食之故。無一之不安於心者。卽無一心之不安於仁。積之至於三月。蓋未能臻乎不息也。然不息亦已久矣。嗜欲去者。清虛自來。回又非守清虛以爲養也。見聞言動之微。無一之不體於心者。遂無一心之不體於仁。循之及於三月。始未能泯乎不遠也。然不遠則已復矣。若夫其餘固無異心也。則亦當無異仁也。然心處既失之餘。其視仁也甚尊。以爲甚尊而跂及之境。生以爲甚尊而危疑之情。變以危疑之情。當跂及之境。吾見其飄搖而靡定矣。又况有甚親者引之於後也。心在既分之時。其視仁也過難。惟其過難而游移之見出。惟其過難而惕厲之功頻。以惕厲之功。挾游移之見。吾知其艱苦而難居矣。又况有甚適者狎之於其先也。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蓋理欲不並域而藏。各視夫心之所喻以爲向。所喻在理。所向在欲。其偶也。所喻在欲。所向在理。亦偶矣。此貴乎致知也。危微不中道而立。各從夫心之所習以爲歸。習於微雖危而卽歸於微。可必也。習於危雖微而卽歸於危。亦可必矣。此貴乎積誠也。誠由日月之至。以求三月之不違。以馴至於無可違。而後知仁之真無異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此與武伯章迴別。武伯章原是論仁。闖入魯事。便顧賓失主。此對康子說。因才用人。却正合旨。

康子看得政大於才。夫子看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

知人任使。用當其才。以責望康子。時文所必至。若從政之必取乎果達藝。果達藝之關切乎從政。正教康子以識政要。不獨稱論

三子。此義未有發明者。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今日學者。只是被箇畫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却又畫住者。自己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究而言之。只是不曾說耳。再求欲將說字藏身。夫子正要點破他這字。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章

君子儒小人儒兩儒字。粘定不可拆。蓋指儒中有此兩樣。非謂以君子小人而又爲儒也。

君子小人尚是籠統之名。自程子下爲己爲人註脚。而聖人之旨愈見分明。然非程子於中自建綱宗也。此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緊就儒字說是辨儒。非泛論君子小人也。道箇儒便自有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六

正編

形狀有術業。而真僞出焉。爲己則真。爲人則僞。自是不易之義。爲己是正解。圈外遠大意。已隔一層。然謝氏所謂遠大。亦指義利公私說。非指勲業功效言也。爲儒而從勲業功效起脚。卽犯爲人功利之病。正不免於小人儒之歸矣。讀書人心粗。見說君民家國天下。便說是遠大。便說是合註。不知其墮入旁門小家。正背註意者也。卽無爲小人儒。亦止在君子自己身上勘驗。自己意中分決。若從勝小人慰君子立說。亦正犯爲人功利之私矣。此等處文人求文章好聽。全不體會。然正係學術是非之關。不可不詳析也。

陳際泰文有人焉。衣冠儒也。笑貌儒也。而叩其中。雖儒而不同者也。若是者分於大與小之間者也。亦有心無愧怍而見道不弘者。然畢竟儒之大小。亦只分於義利公私。君子小人。分那

與正辨之在心術。君子小人。分大與小。辨之在學術。安得有兩樣。君子小人。學術卽心術也。

講功利便不是君子。只是成敗利害上熟。便是小人。可不畏哉。

子游爲武城宰章

看聖人一片大道爲公。選賢與能。心量真無時無地。不是三代。看子游留心人物。識高鑒精。真宰相功用。時文一派妝點大話。直是膠粘不上。

雖二小事。正深信其生平。

觀大略意。從楊氏說得之。然楊氏之意。言子游精於知人。雖二事之小。而見正大之情。則其平生之無不正大可知。非謂節取其善。而不求其終身之全也。

未嘗是從前至後。驗過語不是一番事。正是又悟其如此。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七

正編

非公事不至。則其有公事多至可知。既因公多至。卽有數次。非公不至。亦以爲偶然置之矣。必久而怪之。乃始明其意。久而驗之。乃始信其行。亦必賢宰留心人物。乃能察其微而歎其賢。從爲宰之始。至今日。從其至。想到未嘗至。方得情事之真。盡義理之至。

近世人品文章。士風吏治。都被幾箇幕賓游客輩。餽秀才敗壞。始盡。須從大處看出。二事關係。方是子游舉此以槩子羽之意。做秀才。卽當以天下爲己任。此時靡所不爲。安望其後耶。今日奔競秀才。異日豈可居民上乎。

陳際泰文以貌取人。雖神明尚或失之。其人雖寢。蓋在儒俠之間。

證毫無俠意。俠者七國盜賊之雄。不可以論士君子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黃厚耀之聖人嘉魯大夫所以罪主兵者也夫誰敗魯師而使之反以殿見乎云云凡論語所載皆關切學者若論人論事而別有言外之旨除非答人之問則見聖人語默微顯之妙亦所以爲教也若特舉其人而稱說之則聖人之言平易正直必無許多隱謎蹊蹊此章只是美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去矜之難可以爲法聖人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此意儘有發明未暇旁敷史案也看程門呂楊謝蔡侯尹諸子亦只在本文議論然龜山推稱其功朱子卽以爲失本旨獨取上蔡說謂於學者事甚緊切猶嫌其太講得道理高於本文未密故列之圈外而總論以爲本無異說諸家橫出他意以汨之夫於本文議論過當尚以爲他意橫汨况闌入閑議論耶閑議論尚可其害必輕略本義如篇中說不伐之美只一筆帶過他不是怪此意也是要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八

正編

寫那邊意勢不可在這邊逗遛使其主意不顯也

入門策馬辭未出口非爲之反敘功紀事也此正是伐與不伐毫釐千里分界頭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出由戶亦是道中事

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卽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警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譬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卽不由道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隨處提起便見今講學者都將事物放在道外

道故不曾離人人自不由也

因而有道名道卽在由處見故訓道曰路

誰能何莫相呼甚緊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文質彬彬對質勝文文勝質說。君子對野史說。然後對則說。白文如此體貼。

人謂君子二字不可作贊語。玩然後語意。是上四字正有損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註中學者云云。正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然則君子何嘗不可作贊語。但不可以文質彬彬四字作君子贊語看耳。

門人問註中損有餘補不足。似文可補質不可損。忠信可學禮。忠信豈可損耶。曰。此文質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朴塞。與過於修飾。其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故楊氏之說。列之圈外。若謂忠信不可損。則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又問向者先生有批。謂彬彬句不指現成說。然後君子乃是成德贊語。正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九

正編

爲彬彬中有損補工夫也。今批荆川文。又謂此意。我在後好。却如何。曰。在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况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固學者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但作文必於彬彬句。提唱學者損補云云。似又添出君子學者兩件說。不若暗藏於前。明指於後。尤爲渾然。此論文體。非有別義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人字合下句說。兩生字微有不同。是生也直。直卽在生內。

先有此直。而後有生。纔有此生。便付此直。人必還其爲直。方完得所以生之理。

終古有是直。故有是生。聖人之道。萬世不易者此也。此直字。與毀譽章直道不相干。

直爲性情學問之主。程子所謂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

直字謂寔也。順也。卽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非驀直之義。能寔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

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

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穉至老。爲彭爲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卽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作生初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坐不與下句相應。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思議。自無此病。震川先生第二作。較首篇講生字更切實。第後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十

正編

幅直字。又攙和良知家言。學者於此理。有絲粟不徹。便夾帶鶻突。况彼家之說。惑亂最深。鋼士大夫中其毒者。如油入麵。不可洗滌。雖震川不免。何况庸輩。

人之生也直。此句當緊照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之所以爲人者此也。罔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幸免爾。後人誤解程子生理本直句。將本字作自然無爲看。於是講章遂有卽生是直之說。是重生生字。不重直字。下句如何振合。其病亦從生之謂性與良知之說來。

人之生也直。此句須緊照下句說。惟生理

卽失所以生

之理。非任真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賢之學。皆所以完此生理也。有謂任真自然是直。而無待政教學問。且反爲直之害。其說甚謬。如謂任真自然卽直也。則安有罔之生乎。將罔之生

也亦直乎。抑政教學問反所以爲罔乎。吾不知之矣。

歸有光文事有因襲而教學者。或非此理之由中。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非有所因而學之也。直故也。評教學亦是直。與襲取不同。如何說壞學字。此亦中良知之毒。

羅萬藻文人有其朴以盡天年。而豈煩聖人之憂乎。無聖人而人心不三代乎。評畢竟無聖人。人心便不三代皆幸免耳。評受中以生。而養以致福。而豈維挽之與乎。况維挽之。而人心終不古乎。評後世維挽。非刑名功利。卽二氏禍福之說。便是幸免之法。非聖人本直之維挽。故人心不古耳。

人之生也直。亂賊之幸而免者。與之講名節。說倫理。說法律。總不足以治之。直以不是人爲例。則人類之憤洩矣。

子曰知之者章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七

正編

兩不如。只爲學者指箇階級作鞭策。大賢以上。自不消如此說。不如二字。或奪人。或奪境。用處無方。者字中有多少。資學不齊在。

上二者。亦自成一地位。

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箇知之者。火候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卽有所好樂。如金溪姚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顛狂。却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曾知也。

下一層原都在知字中做工夫。

爲學於知好。煞好用工。到樂底地位。程子所謂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者。濂溪之尋孔顏樂處。延平之融釋脫落。皆此意也。

朱子謂當求所知好樂爲何物。外道便只說得心耳。

金聲文學問者。精神之所居也。**禪**佛學只是弄精神。從莊子精神聖人之心得宗。子靜伯安又從佛得宗。正希好言精神。是其源流把柄。**文**盡若人也。雖索其厭苦之意。而或無從也。又况其進焉者哉。**道**得好。厭苦也會從事來。今人直是無干。然正希於聖學。但有厭苦。遂覺異學之可好可樂也。只從知上錯起。**文**一知則一息百年。可不更求知也。**禪**禪家有大事了畢。聖門無此知法。**文**學有所好。曷若無所好者之落落竟無一事也。**渠**乃以無無亦無爲極樂世界。**禪**聖人之言不附禮樂。不附政刑。不附理數。而空微於性與學者。惟吾夫子有之。中庸曰。夫焉所倚。作此等題。將何所倚。倚學耶。倚才耶。**三**之字。明指聖人之道。原不可指禮樂刑政理數。亦何嘗空微無倚耶。若離却

孔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三

正編

道字。卽貪財好色。亦何所不可附此四句耶。惟之字不的。故知好樂三字說來皆詫異。蓋知好樂真境。原倚之字爲旋轉。如之字指財。則知好樂皆財上情事。之字指色。則知好樂皆色上情事。此文之字。却是西來大意。故知好樂皆宗門境界。非聖道之知好樂也。千子嘗闢禪。此評却正是禪家機用。千子落其圈。禮而不知耳。

子曰中人以上章

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時。卽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章。

民義鬼神分別處。便是知。先難後獲。主一處。便見仁。

民義鬼神。只合兩分說。側遞說。纔作交互。或總講。定專重鬼神一

邊發論矣。况今所講之鬼神，乃漢唐後二氏所言之鬼神，并非夫子之所謂鬼神乎。

金聲又既敬鬼神而又遠之。**註**遠與敬是一義，加又字便兩背。敬與遠固是一串道理，又須分別。能敬者必遠，遠者必敬，亦有敬而不遠，遠而不必敬者。然觀作虛器、祀爨居、仲尼譏其不智，則知此句專爲不能遠者發。

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只合如此。必通於死生晝夜之故矣。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彼誦事鬼與蠻作無鬼論者，其愚則一，皆不免於爲鬼所押掄者也。

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示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百辟卿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爲遠裔邪鬼，及鄉俗誕妄之淫祠，左道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鬼神之列。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五

正編

例者也。駭豎每援此句，以爲佞佛事魔之助，造中立不關之說，其惑誤更酷矣。學者不可不知。

敬而不遠，卽祖父亦贖祀。

智無定體，附義禮以見。此中庸知人知天兩知字卽智也。

仁者就現成指點。

先難後獲，自是兩層意，却只是一層意。

先後是心，難獲便有事在。

後獲不是終於無獲。

陳際泰又無功之獲，仁者所不恃也。**註**總無是理，何止不恃。又日用之經世，共目爲尋常，而賢智何以費其參証。**註**難只在日用尋常處耳。**又**蓋理在奧窔幽阻之地，而重累以求，庶有遇焉，卽萬無所得，而意可以自謝矣。**註**是差做工夫，非先難也。如其說

將索隱行怪亦仁者之先難耶。又理雖本無異量仁者終不以爲已獲也。而必欲致其難。迨難之而卒無加於先至之物。仁者甘焉。亦無是理。畢竟不同。只宗門不離故處耳。說來說去。只成一箇求獲之心。而故迂其作爲以取之。可以卽獲而不受。終無所獲而故難。天下安得有此拗斲仁者。蓋天下本無不難而獲之事。亦無先難而究無所獲之理。但仁者之心。只專於所難。而無欲速見小之私。卽此心。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體矣。文只求先後二字說得纖巧。不覺正墮功利窟中。

先難要說得精切。是仁之難。不可只泛言難。

顧麟士難字不卽粘爲仁上說。先難後獲固是狀仁者之心大段如此。然謂難不卽粘爲仁說。不知所難箇甚。天下豈有仁外之事理日用乎。此等評論。誤人最不小。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高

正編

是說仁者之心如此。猶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心亦只如此。若謂得道必於遲暮。卽是痴人圓夢。若謂此事原無可得。又落魔外邪淫矣。

是指出現成仁者之心如此。爲樊遲下手著力處。非此卽是仁。謂從此思之。仁可知耳。

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兩者字。是從現成指。示與其言也。認不憂。不懼一例。惟其是知仁。故事與心如此。不說如此去做知仁也。

陳際泰文論仁之心。註中分事字。心字。極精。併作心字。不得

文務義而敬遠鬼神。此不務利於外。而乃得以身世自利者也。先難而後獲。此不務利於後。而乃得以性命自利者也。評爲甚通。篇只說利。顧麟士謂照粗鄙近利四字立論。不覺爲之失笑。豈儒眼中真著不得墨藩一點。粗鄙近利。乃舞雩章註。粗貼辨

惑之答。鄙貼修慝之答。近利貼崇德之答。在彼章各有比屬。不得混拈。况此章並無此意乎。卽移彼章之註以詮此。亦須兼有粗鄙二字。如何只說利。

只務遠處便是知。只先後處便是仁。指點直捷者。字方見分曉。務義兩事。若不足爲智。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處心積慮樣子。與仁者其言也。詎相似。先下仁者字。正有在意。

此言未足以盡知仁。是指點樊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仁之理體。原未嘗不備。註中因遲之失而告之。正爲此也。從此至知仁之全體。正有次第在。

子曰知者樂水章

知者仁者。是就兩種人說。不論其理。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五

正編

此節知仁雖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稟現成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全體也。三截節節自爲形容。無淺深之義。亦無聯貫之情。

就兩種人資性大段而言。故有此分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兩者原分不得。追論過深。推舉過高。便失此理。

三股隨意舉似。說簡大段意理。固無貫串之義。亦無重動靜。而以上下發明中段之說。予論此題。正不喜如是。

樂水樂山。只爲他便是我。所以分內外不得。

知仁本領與樂壽相關。最難著解。但將非知仁與僞知仁與知仁之淺者勘驗。所以不樂壽之故。知仁本領自出。

子曰齊一變章

齊魯都從周分。都從道分。若時作。則但魯近道。而齊原悖道矣。

兩國之治原都是周道。因祖宗功德有偏重。其流弊漸遠耳。同自周道來。却有不同。亦是起先有弊病。

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三月報政。云云。先儒亦多不信其說。朱子謂略有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由桓公之霸。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卽至道。壞于管仲。不壞于太公也。陶菴文謂齊初亦本周道。正與程子言合。第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有些小功利氣象。尚未見得。被管仲以功利駁雜其心。大段壞了。然則管仲之變。亦太公原頭有以致之。

所以爲變。及至魯至道處。須有著落。魯只要修舉振作。

道字明。然後可以言變。

王半山蕪東坡皆不識道字。而好講變法。其足以禍世一也。半山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六

正編

用而東坡黜。乃轉言新法之不便耳。使東坡得志。其作聰明以爲更張。豈在半山下乎。讀蘓氏父子全書自見也。故儒者須先識道字。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

宰我只緣看得仁者太愚。所以撰出從井救人之說來。此雖字根撥也。雖字之前意曲。雖字之後語直。

宰我只緣看得仁者大呆。便說難道如是耳。此雖字神理也。孟子乍見惻隱。未嘗非仁之端。誤只在從之耳。

仁者當此。自有恰好應付大用。

黃魯直又聖賢以道殉身。苟不係乎君臣父子之大者。終無死地焉。兄弟夫婦朋友當死處。也須死。死而無益者。聖賢不輕以責人。夫亦存其身以厚天下也。只論當不當。不論有益無

益不論存以爲天下。又所哀者井中之人也。所可哀者不必皆井中之人也。不是不救此一人。只無此救理耳。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惜此身爲天下。不爲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小大也。

堯舜猶病正無損。能近取譬。卽施濟理。只如是。

惟智乃足以成仁。故君子不可陷罔。救人必先愛身。便落隔壁話矣。

陳泰文憂仁之難行者。未知仁之有妙用也。不是另有妙用。只是理明不如此愚耳。

可逃不可陷。就當下說。可欺不可罔。從平素說。平素明於理。當時審於勢。惟智乃所以成仁也。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七

正編

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爲仁。不宜死而死爲不仁。毫釐千里。錯看不得。幾元或怙終。倒戈乃徒義。不明此理。有自以爲盡節。而適足以害仁者矣。精於智義者。自能會之。

金善文情迫則不暇審利害。勢急則不暇計成敗。正仁人之心。

過處却在此。仁者不到情迫勢急。早已審計。到此却不見其迫。

急。不自卹其死。又烏能卹萬物之死。不自愛其生。又烏能愛

萬物之生。予每見任俠者流。卽不敢與近。彼不自愛其身。何

有於他人哉。仁人之道德。皆人情耳。却是釋家見處。自能

直捷明爽。不用一毫擬議商量。才是我輩本性。若從仁不仁上。

商量出箇救不救來。紛然失心矣。學道人細參。聖門論仁。正

要從仁不仁救不救處商量出道理耳。若謂不用擬議商量。才

是本性不知蹉過多少了也。有人舉禪家問路曰：「鴛鴦去子。」則只爲拽開步多不是路。他道與麼則不去也。却與聖門之仁不相涉。看正希先生致命時許多周折。不但從之直是推人落水。此正是不用擬議商量。曰：「撰出箇救不救來不覺紛然耳。」可知大病只在少商量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文約禮功有兩層事。只一件之字。卽指上句。

陳子龍交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異端之說既明樹其敵。而曲學之士復小成其間。至於紛紛而無已。今日學者無成而卒至畔道。不出此二患。至良知家則併此二者。故尤難救正。又儒術分而大道隱。天下各得性之所近。有同本而至於異末者。如陸王乃本異。非末不同也。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文

正編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先儒謂仁字最難訓。以其不著事爲。不論地位也。如博施濟衆豈不是仁者之事。然夫子却以爲聖而不止於仁。仁譬之水。聖譬之海。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海而後水也。則水自另有物件。在。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乃仁之體。能近取譬。乃爲仁之方。只此便是夫子善訓仁字。

首節

在子貢說來。不見博施濟衆之難。

金聲文若斯之難也。則事於仁之過也。賜行勉之矣。彼三月不違者。固瞿瞿然在陋巷中。而一匡者器小也。不違不在陋巷。器小不關一匡。莫將事字一例看壞。何事於仁。猶言何爲止於仁。乃語助。非實指事功之事也。然以虛字爲實字。其失在名義。文

法其過猶小。卽作實字看，亦應作此事何止於仁，不應作何至事於仁也。卽以博施濟衆爲事，事字未嘗不好。只是向遠難成耳。若說事字不好，何以云必也聖乎？又云堯舜猶病也。聖門之仁，未有離事物而直指心性者。卽下文立達近取之方，庸詎非事耶？只抹壞事字，直與聖學離叛，不僅名義文法之失，其過甚大，不得不辨。

聖乎不是住語。

施濟是仁之事，却不是仁。

夫仁者節

夫仁者三字，是上文轉語，是立達二句元神，瞥置不得。

欲立二句，就仁者指出其心如是，非謂凡人之心體皆如是，亦非謂但存此心而已爲仁者也。故夫仁者三字，脫略不得。混渡不得。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九

正編

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於此卽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人都混過。

陳際泰文

論仁者，論其心而已矣，而不必論其事。評豈得不論事

但事不若是之難耳。事可詭而出之者也。評不說到此，只真

心博施濟衆也，做不來。此子貢博濟之說，夫子黜焉，而獨取

足於心也。原不曾獨取足於心，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

則心亦易詭而遁矣。夫子之意，非謂博施濟衆，專求諸事而不

是心，亦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

卽從近做，不如博施濟衆之求諸遠且難耳。

論其事，則堯舜猶病，而立達則正堯舜之心，非堯舜不可學，而別

尋仁者也。

須知而立人而達人却實有事在。

歸有義

天下無心外之仁。混語似是而非。此中有良知家當

在。亦無仁外之心。甚有仁外之心。所以有求仁之方。又論

仁之體者。不外乎心。而求仁之功。亦不外乎心。子貢乃欲擬之於堯舜之所病者。多見其空虛曠蕩。而愈不得其原矣。子貢

病爲泛濫駁雜耳。空虛曠蕩。則徒求之心之病也。夫仁者三字。

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不是空空言理。亦不是凡爲人心能如是也。凡爲人心。固應如是。天命本來。誰曾缺少。然氣拘物蔽。

誰易完全。所以夫子又說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故立達節。須從仁者二字。體會。不得單提心字。

夫仁者節。指仁體如此。凡人之心。無不同具此體。然而氣拘欲蔽。不可得而見也。故下仁者二字。是現成仁者之心。不是凡人之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子

正編

心皆然也。故末節示以求仁之方。正是下手處。正有實事在。混過不得。輕略不得。時作動云。取之一心而已足。是八荒吾闔。佛性遍滿法界也。

夫仁者三字。言仁之體如此。作人看。固非欲立欲達兩句。是囫圇語。總見仁之周流無間也。分析亦非。天地聖人。亦必先自盡而後能盡物。自盡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也。至於盡物。則普萬物而無心。順萬事而無情矣。立達二字。各兼內外。時文都說得一偏。

人已有次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

而字是兩層。不是兩層。

而字是通貫樞紐。

此節是已到底。下節是未到。而求到底。此節正對如有博施於民。

而能濟衆可謂仁乎。時文俱混說。

能近取譬節

歸有光文物我之未一。知其必有以間之者。而務爲強恕之功。此與上節分界的骨。註中強恕意。正從之方二字體認出來。

此與上節一滾不分者固非。強別安勉者亦未是。仁者節是說仁體。末節是求仁工夫。所謂近取。推己所欲以及人。卽上節立達中用工夫耳。

不要只講近字。須講取譬及方字。推行交接處。煞有寔際工夫。非反照卽得也。反照卽得。仍祇是上節耳。

能近取譬。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附此章文

觀聖賢之論仁。善推其心而用無不全矣。夫博施濟衆。未嘗非仁。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三

正編

而以此求仁。已先失其本矣。誠取譬於立達間。仁亦求其至近者耳。今夫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事也。而以爲有內外之殊焉。是岐而二之矣。主內者曰。八荒洞然。皆在吾闥。此其說虛而無功。於是乎學者欲以實驗之。凡天地萬物。有一不得其所。非仁也。此其說較實矣。而吾謂其虛而無功也等。何也。一體之全。夫天地萬物者。其理也。一體之不卽全。夫天地萬物者。其勢也。理本然而不能卽然。勢不及而有以相及。則一體之與天地萬物。自有其親切之處。求仁者之所以實致。而可爲昔者子貢思仁者之治。不見於天下也。慨然欲得夫博施而能濟衆者焉。而猶幾乎未敢信其爲仁。嗚呼。何仁之難也。夫仁之爲仁。下學與聖人同其責者也。帝王與匹夫共其任者也。必博施濟衆而爲仁。則必有聖人之仁。無下學之仁。然後可有帝王之仁。無匹夫之

仁然後可有聖人爲帝王之仁無匹夫而下學之仁然後可。不寧唯是必博施濟衆而爲仁則聖人不能。如下學帝王不能。不如匹夫聖人爲帝王者不能。不如匹夫而下學彼水土未平。頑讒未革。誅殛未措。鳥獸草木未時。而君咨於上。臣傲於下者。所謂帝王而聖人者非耶。然且不得爲仁。又何遽爲聖哉。嗚呼。何其難也。夫仁者非難也。仁者之心何如乎。已欲立而立人矣。已欲達而達人矣。非有所擬議而然也。非有所準量而出也。吾正吾性。卽與天下正其性。吾遂吾情。卽與天下遂其情。仁者之心體。大都如是。仁之爲仁。豈有歉乎哉。而抑有歉焉者。則反之不能得其通。而推之不能實其力。亦未知夫爲仁之有方也。仁之爲道也。極乎自然。而求仁者則必出之以強。天地萬物皆與一體。有強合之迹。我自盡其所強。而自然者卽得乎其中。仁之爲道也。本乎大公。而求仁者則必驗之以私。天地萬物皆與一體。有自私之意。我克擴其所私。而大公者卽全乎其內。故井田封建。靜悟於生人之初。禮樂兵刑。孰悉夫飲食之故。生殺者。志氣之舒慘也。厚薄者。手足之親疎也。澤必遍乎百昌。固精微之自周。治不過乎九州。亦等殺之所及。帝王之仁以此。匹夫之仁亦以此。聖人之仁以此。下學之仁亦以此。帝王非有餘。匹夫非不足。聖人非無憾。下學非難幾。能近取譬。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如必博施濟衆而爲仁。何以處夫匹夫而下學者也。并何以處夫帝王而聖人者也。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三

正編

